

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梁如洁： “境界”的提高需要实践和学养修炼

中国花鸟画艺术，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。花鸟虫鱼、草木走兽题材在传统观念里有“借物比兴”“缘物寄情”的美学意象和哲学内涵。梅、兰、菊、竹植物的性格，中国人把它象征文人“君子”的品格。花鸟咏春，草木欣荣，陶冶人们的心性，大自然花鸟世界蓬勃生机正是热爱生命，热爱自然人们心灵的回归。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，花鸟画的“趣味”“意境”对于受众有着潜移默化的熏陶。对画家创作而言，这种趣味、

意境是作者心境和眼界的独特发现，是把握“境界”的原动力。“境界”的提高，是艺术家艺术实践和学养修炼的过程。

中国画“画中有诗，诗中有画”，当我们看到一颗种子，从破土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，犹如一个孩子生长、成才，不知该有多少揪心的故事……

春、夏、秋、冬，花儿为我们展现出她们不同的身姿，树上的叶子绿了又黄，枝叉上的果实青了又红，朔风扑打着铁色的树皮，你听

到自然的信息吗？清晨，窗前鸟鸣声声，树林里是小鸟的天堂，水涧边绽放着昨晚被风雨吹打过的丛丛花枝，千年枯萎的古木适逢好年头又萌发出勃勃生机……

大自然的信息无不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与大自然息息相关、息息相通。当我们带着喜悦、欢欣、忧思、疑惑叩响它的门槛，它都会向你敞开无私的胸膛。当艺术家向它寻求“境界”的时候，它会送你一把钥匙，这把钥匙叫做“真诚”。



■梁如洁
《高怀向霁月》
2012年创作
广东美术馆收藏

广东省政府文史研究馆员邹莉： 绘画是一种超越时空的生命体验过程

已进入暮年的我，有着独特复杂的生命体验和深刻的生活感受，我是以女性题材作为创作与研究的女画家，深感为女性发声是自己与生俱来的文化使命和责任。从艺六十年以来，我洋洋洒洒创作了上千件作品，近年完成《武则天》百米工笔长卷。于我来说，绘画是终生追求，是超越一切至关重要的事情！

一直以来常自觉观照内心，反

省自我，体味孤独，追求自由，养成了冷面热肠，平心傲骨的性格。为了保持精神厚度，坚守艺术个性，我多年来兢兢业业，孜孜以求，凌越坚毅与执着，努力地在学习，未曾停止过行走的脚步。每做一件事，不问结果，不辞劳苦，日复一日，直到如心。我认为：把分分秒秒变为点点滴滴，把时间空间汇聚在二维绘画的平面里，在自己生命年轮里，用时间刻下自己真实的人

生轨迹。

在生命的过程中，我一直不停地寻觅着自己的意义目标，奋力前进，以求达至精神完美的彼岸。绘画创作是一种在忘我入静状态下，神凝笔端，心迹印现的过程，也是一种超越时空的生命体验过程。我非常享受和依恋这种感觉，这就是画画给予我最珍贵的回报，是我回馈社会、报答师友亲朋于几十个春秋里施我恩惠的唯一可能。



■邹莉
《武则天》
百米工笔
长卷十三段
《母仪天下》

学者眼中的艺术女性



■李周卫《回家之二》

广州美术学院教授胡斌点评李周卫作品： 冷静的旁观者的角色

李周卫现在的作品在图式上最大的特征就是大面积的留白，这个可能跟当代艺术中某些油画作品的类似构图有关系。不过最重要的是，这种构图和她的创作主题很好地联系在了一起。特别能够反映我们在面对芸芸众生时的那种心境，由茫茫人海映射出对现实、人生、世界的看法。其实从她作品的题目就可以看出好几个层面的意涵，比如《我们从哪里来？要到哪里去？》对于人生的思考；《渡》对于个人及社会命运、彼岸及未来世界的思考。又比如《过客》《戏》《广场》等都是能够折射出丰富意涵的母题。对于她个人而言，应该是在一定生活经验的积累下的一种自然的思绪呈现，倒不是说每个话题都一直深入到哲学、社会学的层面。在画面情绪上，她似乎扮演的是一种冷静的旁观者的角色，在高处俯瞰都市里的人来人往。

中国人民大学美学博士方汀 点评张思燕作品： 以“合神”传“道”

生活的角落在张思燕的笔墨中转变为机趣交锋的片刻，美好的事物通过情思转化为神彩，进而在一种淡雅的氛围中形成对生活既沉醉又惊觉的欣喜。

所谓“感神”指的是创作主体深入观察、体验所描绘对象的内在生命——“神”。而“合神”则是创作主体的内在性情（神）与所描绘对象的“神”相互交融，在双向同构中完成审美创造活动。“真象本非色”，即事物之“真”并非其外在的色相，必须把握其内在的“神”。只要做到“合神”，笔墨语言是可以传“道”的。

这大概是对张思燕绘画的最好诠释，笔墨言道在于合神，艺术家自身的内在性情发现客观事物中的“神”性，两者统一见于笔端。



■《通亦非无》张思燕 2021



■《南国红豆 II》肖进 2016年

广州美术学院教授齐喆点评肖进作品： 在色彩的世界里完成了一次精神返乡

近年来，肖进的艺术探索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她开始对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壁画进行深入研究，从那些历经千年的斑驳色彩与厚重线条中汲取养分。敦煌壁画的宏大与精微、庄严与鲜活，让她对工笔画的色彩语言有了全新的理解。她将壁画中那种浓烈而沉稳的用色方式、平面化与装饰性的造型手法，以及画面背后那份宗教般的虔诚与沉静，都悄然融入自己的工笔人物创作之中。于是，她原有的清浅雅致的语言面貌，开始向浓郁深厚发展。这种新的语言风格，与她近年来关注的戏曲艺术题材形成了奇妙的契合——戏曲的华美绚丽、程式写意，正好通过她汲取自敦煌的浓墨重彩得以淋漓呈现。她笔下的戏曲人物，既有舞台上的流光溢彩，又有超越表演的精神凝定，呈现出一种富丽堂皇、艳而不俗的独特风貌。从清浅到浓烈，从素净到绚烂，肖进在色彩的世界里完成了一次精神返乡。这份对中国传统壁画精神的当代转化，使她在当代中国画领域中展现出越发独特的面貌——既有古典的庄严，又有现代的鲜活；既有女性的细腻，又有壁画的厚重。这份新的探索，为她“蕴藉的纯净”增添了更为丰富的层次，也昭示着她艺术生命的持续生长。



■《中国探月》张静 2021年

青年画家吴依桐点评张静作品： 把传统与当代的美提炼糅合

如果说“写生”与“色彩的运用”，都是张静绘画作品中的两大特色试验，那对于传统中国画优秀作品的临习，则是其一切的根基。无论是临习王希孟的《千里江山图卷》，抑或是仇英的《桃源仙境图》，我们都可以看到画者潜行务学，对古代优秀画作的孜孜以求，可见张静的绘画作品，是有迹可循的。画者并没有以锐意创新为借口而放弃对传统的探求，而是在其中吸收深厚的养分，再加以个人特色的艺术试验和创新。她正努力地诠释着“好的创作不能忘本”，并力图把传统与当代的美提炼糅合，达到无瑕之境。